



姚佳讯： 羊肠线上的古乐探索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人物简介：姚佳讯先后在欧洲·克莱恩国际弦乐比赛(亚军)、查巴克交响乐团协奏曲比赛(冠军)、勋菲尔德国际弦乐比赛(亚军)斩获佳绩,与众多音乐大师完成合作。

前些年,本报关注过的青岛籍大提琴新秀姚佳讯再度传来捷报:在今年茱莉亚学院的考试中,凭借出色的成绩拿到了科夫纳奖学金。而且,姚佳讯在5月毕业后考入著名的瑞士巴塞尔音乐学院深造。

2015年至2025年,姚佳讯完成了纽约茱莉亚学院之旅。10年间,一个又一个比赛奖项记录着姚佳讯对大提琴艺术的执着与热爱。9月,姚佳讯将应邀与上海恰空古乐团合作2025欧洲巡演,展现她在大提琴古乐领域的才华。

十年求索,新星闪耀

13岁那年,姚佳讯远赴茱莉亚学院读预科,到今年正式毕业,姚佳讯花费10年探索大提琴艺术。在她看来,国际古典乐市场仍然蓬勃发展,而对于“00后”演奏家而言,艺术晋级之路有了显著变化。

“传统的音乐人比较多选择去交响乐团工作,或者一直读到博士当老师,然而‘00后’的路径比较独特,越来越多人选择成为自由职业者,或者成为偏重于独奏、重奏方向的职业演奏家,也有部分人回国考乐团。”姚佳讯介绍,“在演奏方面,除了标准的贝多芬、德沃夏克作品之外,我们会开拓一些新的作曲家作品,倾向于演绎更小众一点的女性作曲家、现代作曲家作品,大家会选择一些看上去并不怎么传统的发展道路。”

回顾求学之路,姚佳讯坦言学院课程非常繁重,青年演奏家要经历艰苦的艺术打磨。“学院要培养非常全面的艺术家,基本上没有空闲的时间,要面对乐团课、专业课、重奏课等重要课程,比如一周两次固定时间排练四重奏,一年内要完成海顿、贝多芬、莫扎特等作曲家的两三套曲子。大家会在走廊上抱怨今天的课程有多满,常常排练到晚上九、十点钟。重奏排练要协调四五个人的时间,往往要从晚10点排练到凌晨。”学院也是青年艺术家碰撞交流的平台,姚佳讯说,“我有幸跟很多作曲家同学合作。比如那种边演奏边做游戏的形式,比较开放式的创作非常有趣。今年,我还参加了芝加哥拉维尼亚音乐节,跟小提琴大师宓多里合作了三重奏,非常有收获。”

古乐新番,趣味盎然

姚佳讯获得的科夫纳奖学金包含了学习期间的全部费用,甚至涵盖了参加音乐节的交通食宿、钢琴伴奏以及大师班费用。“遗憾的是,我已决定要去欧洲学习,拓宽一下眼界,所以,我还是会去巴塞尔读研,没有选择留在纽约茱莉亚学院。但我还是非常感谢学校的认可和老师的培养。”姚佳讯说。

今年,国内首个以巴洛克古乐器与复古演奏方式建立的古乐团“上海恰空古乐团”推出欧洲巡演,姚佳讯应邀加盟,展现她在古乐领域的艺术探索。“我对古乐很有兴趣,古乐中所有乐器的琴弦、弓子都采用巴洛克时代的制式,琴弦用羊肠线而不是金属线,弓子更轻更短,琴的形状和声音结构也不一样,更加温暖,更加打动听者。我第一次接触古乐就产生了灵魂层面的共鸣,它没有当代协奏曲那么震撼的声音,也不像交响乐团那种大声量的震动,而是更深一层、更内敛的一种震撼。我对它的声音独特性和演奏法非常感兴趣。”

今年暑期,夏瑜、李明轮、王惟宽等多位青岛籍新生考入茱莉亚学院,他们与姚佳讯、倪炜等在国际乐坛形成了青岛“00后”古典乐新势力。9月,姚佳讯将与恰空古乐团开启欧洲四站巡演,为国际乐迷展现琴岛“00后”演奏家的风采。

这个时代更需要诗歌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燕



■诗人、学者、翻译家北塔

北塔,诗人、学者、翻译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原研究员、世界诗人大会副主席、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莎士比亚研究分会秘书长,曾受邀赴美国等近50国参加各类文学、学术活动,包括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等,曾率中国诗歌代表团出访秘鲁等约30国。有作品被译成罗马尼亚文等近20种外文,曾在国内外多次获奖。已出版诗集《滚石有苔》等各类著译约30种。有“石头诗人”之称。



诗歌需要且允许出新出奇

记者:“北塔”这个笔名非常有趣,是因何而来?

北塔:我笔名的来由有点复杂,我只说思想方面的内涵吧。我喜欢塔。塔可以看作诗歌的一个隐喻,两者有多个相似点:都无用、都扎根大地、指向天空、都很沉重但都轻盈欲飞。当然,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塔是力比多(生命能量)的象征。诗歌承载天理,但也是人欲的载体。“北”指的是方向。自古以来,尤其是人类进入现代文明即世俗化文明阶段之后,由于诗歌始终是一个(也许是唯一一个)未被也是不可能被商品化的种类,在政治经济主导的场域,诗人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找不着北的群体——没有所谓正确的方向。再加上诗人有时自己也这么感慨或招供,比如徐志摩一再吟叹“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因此,我自嘲地通过取笔名的机会自我提醒:要找着北,要有方向感,要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不过,我内心认为,我们诗人其实是有方向的,而且坚持行走在自己的方向上,拒绝随风摇摆、见风使舵;只不过,我们的方向跟俗世的可能不一致。我们的方向之争与人类最本质的性情和最终极的追求高度一致。

记者:您个人的诗歌创作思维如何形成,又有何新的诗歌创作投射于新时代?

北塔:我个人的诗歌创作思维成因比较复杂,而且形成过程相当漫长。我最早的诗歌阅读要回溯到少儿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时代语境和家庭环境的局限,我那时候所能接触到的基本都是课本上和报刊上的作品,即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歌。我的处女作是在我上初二的时候完成的,当时读到课本上作为延伸阅读材料的诗作《黄山松》,作者张万舒先生时任新华社驻安徽记者(我到北京工作后见过他),他的想法和写法都很传统。比如:“好!黄山松/我大声为你叫好/谁有你挺得硬/扎得稳,站得高/九万里雷霆,八千里风暴/劈不歪,砍不动,轰不倒!”

我模仿这首豪迈之作,写了一首沉雄的诗,题为《路》。这首诗得到当时语文老师的厚爱,他在课堂上公开朗诵并赞赏。这种“鼓励式”教育,给予一个初中生巨大的文学自信。

《黄山松》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像堤坝一样被筑在我思想和表达的河流里,我思想的水只能通过坝下的小小孔洞流动。后来我花了极大的力气才慢慢地、艰难地消解掉那种板结的思维和固化的语言。甚至我认为可能至今它也没有完全从我的脑际和心底消除。还好,进入高中阶段情况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我们苏州市盛泽中学图书馆不仅藏书丰富,而且有特别新的书刊。作为一个敏感而好奇的文学青年,我立即被现代主义尤其是象征主义思想和艺术所吸引、服膺。不久之后,又接触到了朦胧诗,在书店里买到了《朦胧诗选》,开始大量阅读并学习这些先锋诗歌,从而使自己的诗歌创作思维(相对同龄人而言)比较早地转入现代主义轨道。这种“新流派”的诗歌,帮助我不断地拆除固化的思想堤坝,让新文本的活水在个人诗歌的语境里畅流起来。

现代主义思维的精髓之一就是创新,而且要达到让人目不暇接甚至震惊颤栗的程度。1857年,波德莱尔推出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象征主义诗集《恶之花》。浪漫主义巨擘雨果读后,赞之曰:这是令人战栗的作品。其实,这是符合诗歌创作的本质要求的。因此,对于自我要求推陈出新的诗人来

“我与青岛的故事,足够写一本书。”近日,著名诗人北塔来青参加由琴岛作家协会、海韵艺术中心等联合主办的“解域——域外诗写作是一种解域性行为”主题讲座。北塔的开场白就是对青岛进行诗意化的“凝视”。他认为,域外诗是中外文化交流产生的结晶,青岛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示范区,所以在这里谈域外诗写作最合适。北塔还回忆,他1995年第一次来到青岛,这座滨海城市尤其是大海给他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他干脆将这种情愫转化为“为你写诗”的激情,为青岛留下了一大组诗《可怕的美》。

在讲座上,北塔作为主讲嘉宾,与哈萨克斯坦汉学家杜肯·玛斯木汗教授、世界诗人大赛中国办事处副秘书长王桂林,青岛市作协副主席、诗人高伟等度过了一个诗意的仲夏,一起探讨诗歌之于这个时代的意义,以及诗歌创作的全球化文化意义。

北塔认为,在这个时代,尽管一部分人很功利,但还有一部分人追求审美人生;尽管一部分人很“形而下”,但还有一部分人有“形而上”的思维或需求;尽管大部分时候我们需要理性、法度和逻辑,但有时我们也需要抒情、游戏和随意;尽管有时候我们入云亦云,但有时我们也需要清醒、反思和独立;尽管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候都在辛苦劳作,但还有少数人在少数时候要歌吟。因此,这个时代正如任何时代,人类都需要诗歌;或者说,这个时代,我们更需要诗歌来安慰、鼓励和超越。

说,每个时代都是新的。我现在大学里讲授的一门课就是创意写作,我引导文学青年们维新是务。

另外,我提倡现代主义写作理论,要求写作从此时此地出发。因此,在我的文字中,有大量新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现象的投射——当然,用的不是直射而是折射或反射的策略。

诗歌与AI的彼此投射

记者:您是当代著名诗人,世界诗人大赛副主席,请问如何看待AI对诗歌写作带来的裨益?中国诗歌在国际诗坛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有哪些?

北塔:关于AI对诗歌写作带来的裨益,我曾在鲁迅文学院的一个讲座里谈及,这里概述一下我的主要想法:AI对诗歌写作带来的裨益有,但并不大。AI能很好地模仿甚至超过平均化的智能化的写作,即依赖脑神经的写作。在这方面,AI的影响不小;但真正的或者说认可的诗歌不仅是脑力作用的结果,而是创作主体要全身心参与的成果,尤其要有“心”和“肠”的参与。我曾调侃AI写作是“脑满肠肥”的行为,而且是没心没肺的行为。它对诗歌写作带来的裨益还非常

有限。而且,我预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局限都会存在。因为信心满满的AI工程师们目前努力的最大方向是所谓的人机合体——无非是在机器上接入脑神经,他们走的依然是“唯首主义”或“唯智主义”的思路。

AI对我本人的诗歌写作带来的裨益尤其小,几乎没有。我只让AI帮我写过一首诗,而且是意外发生的。我本来要让AI谈谈对它自己,即AI写作的看法,结果出来的竟然不是一段评论性或自辩式文字,而是一首诗,题为《硅晶的夜莺》。说实话,我不得不承认,那是一首质量相当高的诗。因此,我反复思考:为何它的质量比较高。我的研究结果是,那是一首诗论诗。虽然是诗的形式,但还是评论,而评论所需要的恰恰是脑力、智力和理性思维。这是这首诗胜出的主要原因。顺便说一下,我有时不得不承认, AI写的许多评论文章胜过许多评论家。因此, AI对诗歌评论的写作影响更大、大得多。

目前,中国诗歌在国际诗坛的参与度和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有大量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被外国读者所阅读和研究。比如,北岛、杨炼和西川等都是国际诗坛响当当的人物,他们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获得过许多国际奖项。

在这次由琴岛作家协会主办的我的作品分享会上,有一位嘉宾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汉学家杜肯教授。他就翻译过少量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中外诗人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无论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都在加速推进。许多诗人都有走出去的愿望,出版中英文双语诗集成为中国诗歌出版的一个方兴未艾的现象。跟我出国访问过的诗人也以百计。十几年来,本人也把许多中国诗人的作品翻译成英文,推介到国外。

中国诗歌的译介是有意义的

记者:您作为诗人与翻译家,如何选择国外诗歌的文本,所翻译的诗歌作品对个人写作有何影响,对当代国内诗界起到了什么作用?

北塔:我选择国外诗歌的文本大概有以下几个渠道:首先是机缘,正好碰到一些优秀的诗人。比如,我翻译过墨西哥诗人帕切科的作品,因为我曾与他受邀参加同一届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我翻译过美国诗人蔚雅风教授的作品,因为他曾两度邀请我参加他在波士顿操持的中文诗歌节。其次是专业。比如,我翻译研究莎士比亚的作品,因为我是英文专业的教授、莎士比亚研究会的秘书长。再者是阅读。有时我读到一些新的杰作,拍案叫绝之余,就想让更多中国的同行分享,于是便翻译了出来。最后是约稿。报刊社和出版社等来约我翻译,如果我的时间合适,我会适当地“接活”。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个人的喜好,因此,我翻译的作品对我写作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比如,我曾跟西川一起翻译米沃什的自传。无论是在立场还是在修辞上,米沃什都是我的榜样。我跟他一样,也把写作看作历史的见证和自我的反思。《米沃什诗集》采用的是字母顺序排列法,我后来出版的诗集《石头里的琼浆》借鉴采用的是拼音顺序排列法。我曾率中国诗歌代表团专程去米沃什的故乡波兰都克拉科夫访问交流,并拜谒他的故居(只挂牌、未开放),我还写了一首米沃什风格的诗来纪念这次未遂拜谒的感受。我的翻译作品在国内文学界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许多诗人都读过《米沃什诗集》,许多小说家都读过《八堂课》(库切的长篇先锋小说)。



为年轻人献上 超级音乐礼物



分享理由:
暑期档阵容最强的音乐节来了:8月16日、17日,2025腾讯视频JUMP PARK音乐嘉年华将首次落地青岛,汇聚当下顶流阵容,为年轻人献上超级音乐礼物。这也是继艾可什音乐节之后,在流亭国际机场的同一片场地再次举办大型音乐节,势必吸引全国乐迷感受岛城音乐热浪。

此次JUMP PARK音乐嘉年华阵容亮眼,首日登台的包括伯远、大张伟、华晨宇、燃少训练营雾也、王琳凯、周震南等人气音乐人,次日阵容包括回春丹、李宇春、毛不易、大鹏等热门音乐人。此次嘉年华汇聚了流行、摇滚、说唱等众多音乐风格,为乐迷打造极具时尚感的狂欢派对。

音乐节市场近年来面临同质化的难题,此次JUMP PARK音乐嘉年华亮出了罕见的大手笔,包括大张伟、华晨宇、李宇春、毛不易等都是演唱会级别的音乐人,将这些歌手聚集到嘉年华现场,对歌迷来说堪称超值。青岛今年举办了多场重量级演唱会,JUMP PARK音乐嘉年华的落地为岛城音乐节市场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独属灵山岛的 “海风慢调”



分享理由:
夏日的灵山岛如一枚翡翠,静卧于黄海碧波之上。这里没有车马喧嚣,只有渔舟唱晚、鸥鸟翩跹,时光仿佛被海浪轻柔放慢。潮水退去,滩涂上留下蜿蜒的水痕,像极简主义画家随手勾勒的抽象线条,又像是大海写给海岸的情书。

漫步环岛小径,野花从石缝间探出头来,如同精心布置的森系插花,薄荷草的清香若有若无,是天然的高级香氛。转角处,或许会邂逅一弯月牙沙滩——细沙如丝绸般柔软,潮池像被打磨过的水晶般透亮,细沙柔软,潮池清澈见底,小螃蟹自在横行。

随意选一处悠闲风设计的海景民宿,原木色与纯白的极简空间里,落地窗将整片海景框成一幅流动的画面。在靠海的阳台上,慵懒地放进亚麻质感的躺椅,随手搭一条波西米亚风格的流苏毯,让海风轻抚发丝。

手边是一杯冰镇的手冲咖啡,或者一杯点缀着薄荷的莫吉托,杯壁凝结的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远处的海浪声成了最自然的白噪音,偶尔有海鸥掠过,像T台模特般划出潇洒的弧线。

王雷 文/图



分享理由:
文学是城市的“隐形脉络”,对于海滨城市青岛而言,鲜明的文学基因使其留给人们的记忆并非仅仅停留在山海风光的表层,而是深入到文学构建的精神世界。

若要寻访一处文学对话的现场,不妨到王熙照故居看看。王熙照与青岛渊源颇深,他的故居位于观海二路,命名为“观海楼”,承载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和许多珍贵的回忆。其中,王熙照主导创办了岛上最早的现代文学期刊《青潮》月刊,为青岛新文学的开埠开辟了崭新的天地。

如今,王熙照故居以文学馆的形式对外开放,到访的客人不仅可以感受文学巨匠的魅力,还能领略青岛近现代文学发展的辉煌历程。故居旁的咖啡馆内,不时有年轻人在这里组织读书会等文学分享活动,在忙碌的城市生活之余,感受文学带给内心的滋养,也感悟、聆听着文人墨客为这座城市留下的珍贵书写。

马晓婷 文/图